

著 頓 爾 華
譯 湘 叔 呂

美洛弗·坦伊

刊叢活生化文

XLII

美洛弗·坦伊

EDITH WHARTON

譯 湘 叔 呂

刊叢活生化文

種二十四第

版初月六年六十三國民華中

刊叢活生化文

種二十四第

編主金巴

人行發

林文吳

所行發

社版出活生化文

號八第一路鹿鎮海上

號五四一路國民慶上

號四十二路通文口漢

號四十八街堂祠都成

所刷印

所刷印活生化文

有所權版

印翻許不

美洛弗·坦伊

著頓爾華

譯湘叔呂

6.30

角六元五價定

伊坦·弗洛美

這個故事我是東一點西一點從許多人那兒得來的，每次聽到的都有點不同。

您要是到過麻薩諸塞州的斯塔克菲爾鎮，您準認得那個郵局。您認得那個郵局，您準看見過伊坦·弗洛美趕輛車子來到這兒，把韁繩望他的瘦馬的背上一搭，拖着脚步穿過磚頭的人行道，走近郵局門口的白石柱子，而且您準要問人這是誰。

1

我第一次，幾年之前，看見他就是在那個郵局門口；他讓我很吃了一驚。就在那個時候，他也是斯塔克菲爾鎮上最可注意的人物，雖然他已經殘廢。引人注意的不是他的個兒高，那一帶地方的「本地人」都是細而長，和較為矮胖的外來種

極容易分別：是他那種雖然帶着鐵練似的一步一蹶卻漫不在乎的強勁的氣概。

他的臉上有一種蒼蒼涼涼不可逼近的神氣。他的肢體異常木強，頭上是白髮盈顛，我只當他一定很老了，後來聽說他才不過五十二歲，很覺得詫異。這是哈蒙·高告訴我的，哈蒙在沒有通電車的日子，在貝茨伯里奇和斯塔克菲爾之間趕長途馬車，那條路上的人家的歷史他全都知道的清楚。

「他自從撞傷以後一直都是那個樣兒；這句話有二十四年了，頂下個二月，」哈蒙一邊兒回想一邊兒說。

也就是因為這一次的「撞傷」——這也是哈蒙告訴我的——伊坦·弗洛美不但是在額角上留下了那個長口子的紅疤，並且把右邊兒的半個身子扭的又短又曲，從他的馬車上下來走到郵局的窗口這幾步路都很吃力。他每天從家裏趕着車子，正午前後到了鎮上，因為這也是我每天來取信的時刻，我常常在郵局門口碰見他，也有時候站在他旁邊，一塊兒伺候那窗格子背後的分發信件的手的動作。我

注意到一件事情：他雖然天天準時而到，卻是除了一份貝美伯里奇應報以外得不着什麼郵件，那份報他看也不看就塞在口袋裏。可是有些日子局長交給他一個信封，寫的是「細諾比亞——或細娜——弗洛美夫人收」，通常在左上角印着一家藥房和一種藥品的名字。這些文件我的隣人也是一眼不看塞進口袋——好像是看慣了這些，對於它們的數目和種類已經懶得理會——然後默然地朝局長點個頭轉身就走。

斯塔克菲爾鎮上的人個個都認得他，跟他招呼；可是大家都尊重他的沉默，難得才有一兩個年老的人留住他說句話。在這種時候，他總是安詳地聽着，他的蔚藍的眼珠兒望着說話的人的臉，然後低聲應答，聲音小的我聽不出他說什麼；這以後，他就硬僵僵地爬上他的馬車，左手挽起韁繩，慢慢地趕車子回家。

「他受的傷很不輕吧？」我問哈蒙，一邊兒望着弗洛美的漸行漸遠的背影，一邊兒想着他那瘦削的棕色的頭顱，帶上那一頭淺色的頭髮，安在他的壯實的雙

肩之上該是多麼英俊，當他的肩膀還沒有扭的不成模樣的時候。

「重的很，」哈蒙說。「換了第二個人怕是活不了的。但是弗洛美這一家是結實的。伊坦也許能活上一百歲也未可知呢。」

「哎喲，天哪！」我叫了出來。那個時候，伊坦已經爬上他的座兒，彎過身子來看他早一刻兒放在車子後邊的一個木箱——那上邊也有一家藥房的招牌紙兒——是不是牢穩，這個時候我看見他的臉，當他以爲沒有人看他的時候露出來的臉。「那個人活一百歲？看他的臉兒活像是他這會兒已經進了陰間地獄似的！」哈蒙從口袋裏掏出一塊菸草，削下一片，塞進他的皮袋兒似的臉蛋兒裏頭。「那也許是因爲他待在這斯塔克菲爾的日子太長了。能幹點兒的十個有九個都跑了出去了。」

「他幹嗎不走呢？」

「得有個人招呼家裏的人兒啊。伊坦家裏只有他一個。先是伏侍他爹——後

來是他媽——後來是他女人。」

「再後來是撞傷？」

哈蒙冷笑一聲。「對了。他要走也走不了了。」

「我懂了。從那個時候起，他們不得不伏侍他了？」

哈蒙若有所思地把那片烟草從這邊嘴巴磨到那邊。「喔，講到這個：我看還是伊坦伏侍別人的分兒多點兒。」

哈蒙雖然在他所能理解和體驗的範圍之內把這個故事儘量展示出來，可是顯然還是有遺漏，而且我知道這個故事的深刻的意義恰恰是在那些遺漏的地方。但是哈蒙的話裏頭有一句牢牢地刻在我的記憶之中，以後我的一切推論都拿它做核心：「他待在斯塔克菲爾的日子太長了。」

不久之後我就懂得了這句話的涵義。我到這個地方來已經是世風不古的日子，有電車，有自行車，有鄉鎮郵局，在那些分散的山村之間的交通已經很方便，

那幾個位置在山窪子裏的大點兒的市鎮，像貝茨伯里奇和沙德福爾都已經有了圖書館，戲園子，青年會，山上的年輕人已經有下山來玩兒的地方。然而當寒冬封鎖了斯塔克菲爾，當這整個的鄉鎮蓋在雪衣底下，而那件雪衣又從灰色的天空獲得繼續不斷的補充的時候，我開始了解在伊坦·弗洛美的青年時代這個地方的生活——或者不如說是生活的否定——是怎麼個樣兒。

我那個時候是奉公司的命做着和考白里車站的大動力廠有關的一項工程，隔那兒最近的可住的地方是斯塔克菲爾鎮；因為木匠們罷工，一罷就罷了多少天，把工程耽誤下來，把我也羈留在斯塔克菲爾過了大半個冬天。頭上我還憤憤不平，後來在每天的刻板工作的催眠力之下漸漸在那種生活裏頭找着一種陰森的滿足。在我居留在那兒的前半期，我對於那種氣候的強勁和那些人們的消沉這二者之間的相伴很感覺詫異。十二月的雪季過了之後，一天又一天，蒼藍的晴空向地面傾瀉光明和空氣，雪白的地面又更強更烈地把它們送回。誰都會說這種氣候

不但是讓人血行加快，也準能叫人感情敏捷；然而不然，它徒然使斯塔克菲爾的遲鈍的脈搏更加遲鈍。當我再住在那兒長久一點，看見這一個冰瑩晶澈的局面之後繼之以長期的陰寒，當二月的風雪包圍住這個苦命的鄉鎮而三月的狂飈又急急前來增援的時候，我才開始了解爲什麼在六個月的圍攻之後出現的斯塔克菲爾活像是餓得半死的戍卒投降而不邀寬恕。二十年之前，抵抗的器械遠無今日之多，這多少個被圍的村鎮之間的通道全都在敵人控制之下；想想這些情形，我才感覺到哈蒙的那句話的兇惡的力量：「能幹點兒的十個有九個都跑了出去了。」然而，若是果真這樣，像伊坦·弗洛美這麼個人，又有什麼障礙能攔住他不讓遠走高飛呢？

我居留在新塔克菲爾的時候，寄住在一個中年的寡婦，大家管她叫納德·郝爾太太的家裏。郝爾太太的父親是三十年前這個鎮上的律師，「華努護律師公館」是鎮上最神氣的房子，現在我的房東還跟她的老母住在裏邊。這所房子在大街

的盡頭，從它的古典風的柱廊和細格子的窗戶看出去是一條石板小路，路的兩邊長着兩棵挪威櫟，往遠去看得見公理會教堂的細長的白色的尖頂。華努護家的家道顯然已經中落，可是母女兩人還是盡其所能保持着相當的體面；尤其是郝爾太太，具有一種黯淡的優雅態度，和她的灰色的舊式房子恰恰相稱。

在那間「內客廳」裏頭，在汨汨作響的卡塞爾燈光淡淡地照着的桃花木桌椅之間，我每天晚上傾聽郝爾太太談說斯塔克菲爾的故事，是另一個並且是更有剪裁的一個版本。這並非說郝爾太太怎麼樣自居高貴；只是因為她生來靈敏而又多受了一點教育，這雖然是一個偶然的情況，可是在她自己和她的鄉隣之間安上了一個距離，恰恰足夠使她能超然地觀察和判斷。她也很樂於運用她這個才能，我很希望能從她那兒獲得伊坦·弗洛美的故事裏所闕漏的一些事實，或者不如說是希望她能給我一個關於這個人的性格的啓示，可以調整我已經知道的那些事實。郝爾太太的肚子裏裝滿了無惡意的遺聞軼事；只要是她認識的人，隨便問起哪一

個，她都能源源本本的給你說半天；可是關於伊坦·弗洛美，完全出於我意料之外，她非常緘默。她的緘默裏頭並不含有鄙薄的意思；我只覺得她異常不願意談論這個人或這個人的事情。輕輕的一聲「是的，我認識他們兩個……慘得很……」好像是她的窘迫對於我的好奇所能作的最大的讓步。

郝爾太太提起伊坦·弗洛美的名字，神色大變，似乎有無限的悲哀；因此我又把這件事情請教哈蒙·高，雖然我不免有點躊躇。哈蒙哼了一聲。

「路德·華努謨自來就是這樣胆小，像耗子似的；也難怪她，他們讓人救起以後，她是第一個看見他們的人。出事的地方就在華努謨律師家鄰近，在考白里大路拐灣兒的地方，差不多正是路德跟納德·郝爾訂婚的當兒。這一班年輕人全都是好朋友，她簡直就是不忍提起他們這件事兒。她自己的日子也夠她煩惱的。」

斯塔克菲爾的居民，也和那些個大城市裏頭的人們一樣，他們的日子都夠他

們煩惱的，因此對於別人的煩惱也就管不了許多。雖然大家都承認伊坦·弗洛美的煩惱超出尋常的限度，誰也不肯給我一個關於他的臉上的猶有的神情的解釋，他那種神情我怎麼都不能相信是貧窮或病痛的結果。然而，我也許只能自己滿足於這一鱗一爪地湊合起來的故事，倘若不是因為郝爾太太的緘默給我一個疑團，並且——不久之後——我又偶然和伊坦本人接觸。

我初到斯塔克菲爾的時候，就和那個鎮上的有錢的雜貨鋪掌櫃愛爾蘭人鄧尼斯·伊迪訂了個約，每天由他的鋪子裏的馬車送我到考白里場，從那兒我搭火車到考白里車站，這樣過了半個冬天，有一天伊迪的馬染了瘟疫，走不得了。這種瘟疫在本地流行，差不多鎮上所有的馬全都傳染上了，有一兩天我簡直找不着車輛車子。哈蒙·高跟我說，何不找伊坦·弗洛美來談談，他的馬還沒有病倒，他也許願意送我這一截路。

我有點詫異。「伊坦·弗洛美？喲，我連話也沒有跟他說過一句呢。他怎麼

會肯爲了我找這個麻煩？」

哈蒙回答我的話叫我更加吃驚。「我也不敢說他準肯；可是我知道他樂意擇一塊兩塊錢。」

我聽人說過，伊坦家道不好，他的枯瘦的幾畝田地和那個鋸木坊不夠維持他一家人度過一冬；但是我沒想到他窮的像哈蒙的話裏暗示的那麼樣利害，我把這個意思告訴了哈蒙。

「唉，他的日子不太好過，」哈蒙說。「一個人坐在家裏二十多年，眼看着許多該做的事情做不了，您說他焦不焦？有勁兒沒勁兒？弗洛美家那幾畝地自來就是貓兒舐過的牛乳鍋兒似的光溜溜的；那些個老磨坊今日之下還值幾個錢兒您總也知道。早年弗洛美能打天亮到天黑去磨古它們的時候，還對付勒掮點着兒什麼出來；可是就在那個時候，他一家人幾張嘴兒也就把那點兒吃盡喝光，這會兒他怎麼混來着我可想不出。先是他爹在地裏割草的時候摔了一跤，腦子有了毛病

，花錢像施善書，好幾年才死了。接着他的媽又「出了怪」，吃喝起倒都得人招呼，像個小孩兒，又拖上好幾年；再就是他的女人，細娜，她自來就是個愛吃藥的。病痛和禍害，這是伊坦的家常便飯，從他能吃飯的時候算起。」

第二天早上，我看見那瘦背脊的栗色馬站在華努謨家門口兩棵縱樹的中間，伊坦·弗洛美一手揭開他的一半磨光了的熊皮毯子，讓我爬上他的雪車，坐在他旁邊。打這一天起，一連七天，他每天早晨把我送到考白里場上，每天下午他又到場上來接我，趕冰冷的夜路送我回斯塔克菲爾。這兩個地方只隔着三英里，可是他那匹老馬的脚步太慢了，雖然車腳底下的雪很結實，我們一來或一去還是得有一點鐘。伊坦·弗洛美默然地趕着車子，繩繩鬆鬆地挽在左手；他的褐色長袍的側面的臉，在尖頂的帽子底下，襯着一望皆白的雪地，像一個英雄的銅像。他不回過臉來朝我看，我問他話或是偶爾說一兩句笑話，他也不答理我，只簡簡單單哼出一個字或兩個字。他像是那沉默的憂鬱的风景的一個部分，那個凍結了的

苦悶的化身，他身上的一點熱和情全都結結實實埋藏在表面之下；然而他的沉默裏頭沒有絲毫敵意。我只覺得他生活在深深的孤獨之中，輕易不能接觸；我又覺得他的孤獨不僅僅是他的個人的厄運的結果，雖然我猜想得到那個是夠悲慘的，而是如哈蒙所說，那裏邊含有太多的斯塔克菲爾的冬天所累積下來的陰冷。

只有一次或兩次，我們兩個中間的間隔曾經暫時打破；這樣得來的一瞥增加了我更想多知道一點的慾望。有一次我偶然提起我前一年在南方佛羅里州做過的一件工程，因而說起那個地方的冬天的風景和我們目前所遭遇的迥不相同；出乎我意料之外，弗洛美忽然說：「對了：我在那兒待過一陣，後來還常常能回想那個地方的冬天的樣子。可是現在已經想不起來了，讓這兒的雪給蓋住了。」

他不再說下去，我只能從他的說話的聲音的變化和他的突然中止上推測其餘的一切。

又一天，我已經上了火車，帶在身邊路上看看的一本通俗科學書——好像是

一本講生物化學上的新發明的——找不着了。我也沒有理會這件事。到了下午又坐上伊坦的雪車，我看見那本書在他的手裏。

「您走了過後我才看見您把這本書忘了，」他說。

我把那本書放在口袋裏，我們兩個又沉在照例的靜默之中；但是當我們開始爬上從考白里場到斯塔克菲爾岡上那一截上坡路的時候，我在暮色裏隱約覺得他已經轉過臉來朝我。

「那本書裏有好些個事情我簡直一點兒看不懂，」他說。

他破例說起話來使我詫異，可是遠不及他的深以爲憾的語氣使我更詫異的利害。他顯然因爲他自己的無知而驚異，並且有點兒生氣。

「這一類問題你感覺興趣嗎？」我問他。

「是的，從前。」

「這本書裏有一兩個算是很新的發明：這門學問近來很有些長足的進步呢。」